门里的光阴

朱自燕

走进六安市文化馆那道熟悉的玻璃门时，淠河上的晨雾正悄悄散去，水汽与晨光在河面揉成一片温柔的淡金。一楼大厅里，王老师正调试着共享大屏幕，光影流转间，皖西庐剧的戏服静静悬挂于侧，灯光拂过，金线绣出的缠枝莲纹仿佛仍带着旧日戏台上的体温与目光——那是岁月用针脚留下的密语。

这是我在文化馆工作的第五个年头。时间在这里仿佛走得慢一些，又沉一些。记忆里最鲜活的，总是在清明前后。那时馆里照例举办“清风茶会”文化雅集，茶烟袅袅，人声轻缓。可最动人的时刻，往往并不发生在安排好的议程里，而是某个猝不及防的缝隙中。一个周五的午后，我去梁老师办公室借资料，偶然瞥见一本边角卷起、纸页泛黄的《拾遗补缺皖西大别山民歌》。信手翻开，是用钢笔工整抄录的曲谱与歌词，蓝黑墨迹已微微晕开。我无意识地照着哼起一首馆里比赛时唱过的《放哨歌》，声音很轻。梁老师原本伏案的背影忽然一顿，转过身来，镜片后的眼睛亮了一下：“你还会唱这个？”

那个下午就这样被延长了。我们翻找出2006年申报非遗时录下的民歌录像带，屏幕闪动，影像模糊，可声音一旦流淌出来——那未经修饰的、带着山野气息与土地质感的嗓音，像一道光，忽然劈开寂静。一位年轻的同事听着，迟疑地问：“梁老师，这……听得不太懂的声音，就是大别山民歌吗？”

梁老师没有立刻回答，只是微微颔首。那一刻我忽然懂得：这座建筑的意义，从来不止于陈列与展示。它更像一个巨大的、温暖的容器，盛放着这座城市正在消散的呼吸、逐渐模糊的谣曲、被快节奏生活稀释的手艺与故事。在这里，它们被小心拾起，轻轻擦拭，获得第二次生命，而后交到那些将要塑造未来的人手中。

今年民歌邀请赛期间，一楼大厅的非遗展台前人潮始终未断。

有位白发老先生在麦芽糖的模型前驻足良久，伸手欲触又止，最终只是喃喃：“我娘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熬这个……她说，灶王爷吃了糖，嘴甜，上天言好事。”他眼眶湿润，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糖霜。那天下午，我们在共享大厅临时加了一场麦芽糖体验。孩子们围得密密匝匝，眼睛亮得像星子，看着琥珀色的糖稀在老师手中拉出纤长透亮的细丝，轻轻一绕、一折，便成了飞鸟或花朵。一个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捏成的小兔，忽然抬头，很认真地问：“老师，灶王爷……真的会吃这个吗？”

我们没有回答，只是相视一笑。甜香在空气里无声弥漫，缠绕着每一缕呼吸。原来记忆从未真正远去，它只是沉睡在一缕糖香里，一声童稚的追问里，等待某一个时刻，被轻轻唤醒。

12月15日，滁州大剧院华灯如昼。我省舞台艺术优秀节目创作扶持计划汇报演出落幕，六安选送的歌曲《幸福河》在省级舞台缓缓流淌。荧屏前，有孩子指着淠河的影像仰头问：“妈妈，我们明天能去看真的河吗？”

当然能。而文化馆所做的，或许正是搭建这样一座不显山不露水的桥：让流淌的河水与流淌的记忆相遇，让遥远的山歌与当下的心跳共振，让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在此安静对话。

窗外，滨河公园的红梅已鼓起点点绯红的花苞，像小心翼翼举着的火苗。王馆长推门进来，递给我一份新年活动计划：“春节期间，我们想举办非遗手工体验活动，让非遗传承人的技艺传承下去，你看怎么样？”

我点点头，眼前闪过许多画面：我脑海中浮现出年轻的刻纸者低垂的眉眼，和学生阅览旧志时凝神屏息的模样，展厅中凝视一件绣品良久不语的陌生面孔……六安市文化馆从来不止是一栋建筑，它是这座城市文化心跳的监测仪，是无数个体记忆的隐秘交汇点。而我们，何其有幸，成为这心跳的聆听者、这些记忆的守护人。

淠河水静静流淌，携着大别山初融的雪水，也携着岁月深长的回响。在这座皖西古城里，我们的文化馆总是亮着灯，像一颗温柔而不息的心脏。它等待着下一个推门而入的人，等待又一个需要被听见、被延续的故事。

新年将至。而属于六安的记忆，正以新的方式，悄悄生长。

辞旧迎新（篆书） 方雨瑞 书

聒碎乡心故土情

刘东升

2026年元旦，二姐一家要回六安过节的消息传来，给我们原本过新年喜庆的气氛又增添了新的活力。

元旦过节，当然首先讲究的是饮食。元旦晚上吃什么？那肯定是二姐他们在外地平时不常吃或没有吃过的家乡特色菜肴和小吃；其次，我还想着科学、合理地利用这短暂的节假日，带二姐他们寻访、探望一下她当兵离开家乡之前记忆中的旧地、故址，重拾过去那些美好的生活片段。

听说有朋自远方来，好客的岳父母大包大揽，把二姐一家、连带我们一家三口拉入元旦当晚的家庭团庆宴。望着满桌的美味佳肴，二姐已是目不暇接——红烧干风羊肉锅、咸汤白菜豆腐锅、猪蹄脚豆冻、卤猪耳朵皮和咸老鹅、膀爪等，我知道这都是二姐他们喜欢吃的。二姐一边品尝，一边深有感触地说道：“很长时间没有尝到家乡的味道了，还是家乡的菜味道好。”酒过数巡，人人酒足饭饱，兴致满满。大家在尝过老岳母用芝麻、红糖、蜜枣包的糖包子，在一片欢天喜地、亲切祥和的氛围中，欢庆团宴才算拉下帷幕。

二姐自小在六安姥姥家长大，由于当兵出去得早、相隔时间长，关于儿时在六安的记忆已模糊不清。“二姐，六安曾经人气很旺的商业大街——皖西大道你还有印像吗？皖西大戏院可记得了？那可是六安原来唯一一家既可以放电影又可以演出戏曲的地方。”“还有原先老东门大街入口、老百货大楼、南门菜市场、老文庙街、老鼓楼、棚场巷的印像吗？”二姐摇摇头：“想不起来了。印像深的就是六安的南门锥和北门锥塔。”

我决定开车带二姐、二姐夫到我所提到的过去六安比较知名的故地转上一圈。尽管我知道我给二姐他们提到的这些故地在一、二十年前的城市改造、拆迁建设中，早已被鳞次栉比的高大楼宇所代替，已今非昔比。但每到一地，我还是不厌其详地给二姐逐一讲解——“现在的皖西大道商业街，看上去好像没有过去人流密集，实际上，现在的路比过去宽了许多，商业门店东西南北四面开花，以及线上购物平台的出现，购买人群被相对分流了。虽然看起来一条街的人不多，但其它新的商业街人流和这里差不多，加在一起也就不少了。想必别的城市发展大概率也跟六安差不多吧。二姐，你看这老南门菜市场还在原先的位置没变，只是面积扩大了，里面的门面增加了。原先六安就南门这么一个大菜市场，现在，类似的菜市场或是比这个更大的菜市场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方便了百姓生活。原先那个文庙街上的老黄梅剧场也不存在了，代之以新建起来的文庙商业城，生意也蛮红火的，特别是到了晚上，人气更旺。南门锥子、北门锥子塔，现在都已经建成了公园。可记得六安的母亲河老沙河了？”

我们随即驱车在老沙河月亮岛转了一圈，再经过赤壁桥绕到老沙河河西一处阔大的公园平台停车小憩。但见夕阳的光线在老沙河的水面上闪动着一道耀眼的金光。望着碧波微漾宽广的老沙河水面，二姐深情地自言自语：依稀还记得小的时候，和大姐经常一起在老沙河边抬过生活用水的情景。而对当年老沙河河东河西过河需要人工竹筏摆渡、汛期河水泛滥、枯水季节河床遍布沙砾卵石、大小水坑，秋冬时节，灰砂飞扬，月亮岛上脏乱的情景已不甚了了。当年，老城区是没有直达大沙河对岸的大桥，也没有眼前橡胶坝蓄水可以看到的美丽画面——即使在秋冬枯水季节，也能积聚上游涓涓细流汇成一片水泽绿洲，给六安留下灵动的一笔。绿水，成了这座老城人杰地灵的灵魂所在。老淠河与国内外久负盛名人工开挖的新淠河在市区交汇贯通，让久居于此的六安人发自肺腑感觉惬意和舒畅。

望着眼前魔幻般变化出的崭新一切，二姐独自在公园一条临水的人行步道上驻足、漫步，她的神态、她的眼眸流露出对家乡故土无限的眷念……

杨传连 书

冬日归乡暖

胡晓芹

胡晓芹 摄

岁末的风裹着冬阳的暖意，漫过皖西大地的田埂与屋舍。2025年最后一个双休日，城市的喧嚣还在车水马龙里流转，我已按捺不住归乡的念头，牵着女儿丫宝的手，踏着晨光奔向那个盛满我半生眷恋的老家。

一路疾驰，窗外的风景从高楼林立切换成田畴阡陌，冬日的暖阳透过车窗，洒在丫宝笑盈盈的脸上，也洒在我泛起涟漪的心上。

车子刚在小院门口停稳，一阵欢快的犬吠便撞入耳膜。是家里的小狗花虎，它摇着毛茸茸的尾巴，像一面迎风招展的小旗子，迈着小碎步一路小跑过来，湿漉漉的眼睛里满是久别重逢的欢喜。这一幕，瞬间驱散了一路奔波的疲惫，让我想起儿时放学回家，也是这样被花虎的“前辈”们围着打转，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个温柔的结。

妈妈系着藏青色的棉布围裙，手里拿着火钳，快步从屋里走出来，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笑意：“你早上一打电话，我就把排骨炖上了，就等你们回来尝鲜。”一句朴实无华的话，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原来世间万般清苦，都抵不过这一句家常的温柔；原来所有的奔波操劳，在这一刻都变得值得。

不远处的桂花树下，爸爸正拿着竹笤帚清扫落叶。冬日的桂花树叶泛黄卷曲，簌簌地落在地上，积起薄薄一层。爸爸拿起竹耙轻轻拢起来点燃。火苗“噌”地一下窜起来，带着草木的清香袅袅升空，那是小时候最熟悉的味道——是烟火气，也是家的味道。

“爸，妈，快过来看看我给你们带的东西！”我转身打开后备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我精心准备的过冬好物：厚实的毛线帽、防风的头套、保暖的口罩、十几双加绒的厚袜子，还有两双轻便防滑的棉鞋。上次回来，我给他们带了厚实的棉服，这次索性把冬日刚需全都配齐。妈妈嘴上嗔怪“上次买的还没穿完，净乱花钱”，手里却认认真真地试穿试戴，指尖抚过棉鞋的绒毛，眼角眉梢藏不住的笑意，比冬日的阳光还要暖上几分。

丫宝早就耐不住性子，拿出羽毛球拍在院子里追着阳光跑。球拍挥舞间，光影在地上跳跃，像一串灵动的音符。没多久，院门外传来汽车的鸣笛声，是弟弟弟媳带着侄女赶回来了。两个小家伙手拉着手，叽叽喳喳地跑进院子深处，小院瞬间被欢声笑语填满，冷清的冬日仿佛也热闹起来。

我和妈妈、弟媳一头扎进厨房，灶膛里的柴火熊熊燃烧，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黝黑的锅底，映得每个人的脸颊都红扑扑的。大铁锅里，青萝卜烧猪肉、胡萝卜烧牛肉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浓郁的肉香混着蔬菜的清甜弥漫开来；一旁的砂锅里，叫花鸡裹着荷叶静静煨着，香气一点点钻进鼻尖；还有地里新拔的老青菜，配上嫩滑的老豆腐，噗嗤噗嗤炖得软烂，还是记忆里那个地道的家常滋味。最抢手的当属肥肠烧粉丝，爽滑的粉丝吸饱了肥肠的卤香，成了丫宝和侄女的专属最爱，两个小家伙守在锅边，眼巴巴地等着出锅。

烟火缭绕间，一家人围在灶台边说说笑笑，妈妈忙着添柴，弟媳忙着择菜，我则负责翻炒，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与家人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凑成了这个冬天最治愈的时光。原来幸福从来都不复杂，不过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守着一灶烟火，聊着家长里短。午后的时光更是惬意，我们把小桌小凳搬到桂花树下，大人们凑在一起打牌，只见扑克牌在手中翻飞，输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难得的悠闲与陪伴。

孩子们有自己的乐趣，丫宝和侄女提着竹篮，直奔每次回老家必打卡的菜园。菜园里，绿油油的青菜长势喜人，胡萝卜的叶子在寒风中轻轻摇曳。两个小家伙小心翼翼地拔萝卜。忽然，丫宝举着一根连体的胡萝卜惊喜大喊：“妈妈，你看，这是双胞胎呢！”泥土的芬芳沾在指尖，是久违的踏实与心安。

爸妈的冬日时光，总离不开忙活农事。爸爸退休后也闲不住，天天给妈妈打下手，浇水、施肥、除草，把日子过得充实而忙碌。去年冬天，妈妈一口气种了3000多棵黄金茶苗。我看着漫山遍野的茶苗，不解地问她：“妈，你年纪大了，还种这么多黄金茶干什么呢？你们怎么忙得过来呀。”妈妈坐在田埂上，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笑着和我说：“黄金茶，价格高些。忙不过来没关系，等我们以后老了，摘不动了，或者以后不在了，你就开车回来摘呀。”那一刻，我突然红了眼眶，心里五味杂陈。原来，她种下的哪里是茶苗，分明是留给儿女的念想，是盼着儿女能常回家看看的牵挂。

桂花树下的木桶里，泡着满满一桶橡栗米，那是爸妈忙活了一个冬天的成果。他们顶着寒风上山，一颗颗捡回掉落的橡栗，再用小锤子挨个砸开硬壳，取出里面的米粒，只为做成我们爱吃的橡栗粉。我看着木桶里饱满的橡栗米，劝他们别这么辛苦：“爸，妈，你们年纪大了，别折腾这些了，想吃我去买就行。”妈妈却摆摆手，语气里满是坚持：“出去爬爬山，找点事做活动活动筋骨，总比在家待着强，不然浑身不得劲，还容易生病。”那双手，布满了老茧和裂口，却撑起了我们整个家的温暖。

我们陪爸妈吃完晚饭，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后备箱里，被妈妈塞满了积攒许久的土鸡蛋，还有我们下午从菜园里拔的胡萝卜，这全是父母的牵挂与爱。

我何其有幸，能在2025年最后一个周末的冬日暖阳里，陪在父母身边。他们享着儿女绕膝的幸福，我拥着父母安康的温馨，这份暖意，足以支撑我抵御快节奏世界里的所有疲惫。有人说，当你感到焦躁疲惫时，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出生地，就能疗愈所有伤痛。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

愿新的一年，烟火向星辰，所愿皆成真。愿每一个在外奔波的人，都能常回家看看，因为家里有等你的灯火，有盼你的爹娘，有最暖的亲情。

八十年代的“年”

郑向荣

80年代末，过年真好。

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的年代。四五层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瓷砖地面、彩色墙面让家不再只是遮风避雨的地方。罐装煤气、燃气灶和排气扇走进了厨房，油烟被排走了，留下饭菜的香味和家人的笑脸。

1983年，父母搬进了县政府大院的平房。院子里有树，有花，有邻里的欢声笑语，也有我青春的记忆。1987年8月，我自立门户，搬入北村楼房（后又搬入县政府大院的楼房），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自来水、煤气、独立卫生间一应俱全。站在阳台上，看着路上行人、自行车和偶尔驶过的小轿车，我真切地感到，日子在一点点变好。

腊月里的忙碌与期盼

腊月二十四，是“扫尘日”。我回到父母家，母亲正踩着凳子扫房梁。我接过扫帚，仰着头去够屋顶的蜘蛛网，灰往下掉，迷得我直眯眼。母亲一边擦桌子一边念叨：“把这一年的晦气都扫出去，干干净净迎新年。”玻璃擦得锃亮，屋子里亮堂堂的。

腊月二十六，母亲上街采购年货，猪肉、牛肉、羊肉、鸡鸭鱼肉装满了篮子。菜市场里人头攒动，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我则负责买对联和鞭炮：给父母家六挂，给小家四挂，还买了开门爆竹坠和儿子的烟花。大红的对联、“福”字和“春”字一贴上，门就亮了，心也跟着亮了。

腊月二十八，是厨房里最热闹的一天。母亲把大铁锅往灶上一放，倒上油，油锅里“滋滋”作响。她一手端着盆，一手飞快地把肉圆子、糯米圆子、藕夹子下锅，油花四溅。我在一旁打下手，儿子趴在门框上往里看，一边咽口水一边问：“什么时候能吃啊？”香味从厨房飘到邻居家，隔壁阿姨笑着喊：“郑妈，又开始炸年货啦，真香啊！”

年饭里的亲情与祝福

腊月三十，是一年中最忙，也最有盼头的一天。我早早回到父母家，帮着准备年夜饭和饺子馅。不一会儿，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就端上了桌，比70年代丰盛了不知多少倍。父亲看着满桌的菜，感慨地说：“现在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

年夜饭还未开吃，岳母的电话就打来了。母亲笑着催我：“赶紧放爆竹吧，别让张老师他们等急了！”我在门外点燃了三万响的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在院子里炸开，火星四溅，孩子们捂着耳朵在一旁又躲又笑。

一家十一口围坐在一起，我们先向父母敬酒，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着相互敬酒，祝新年快乐、事业兴旺、孩子茁壮成长。父亲端起酒杯，眼睛有些湿润：“看着你们都成家立业，我就放心了。”

饭吃到一半，我和爱人骑车带儿子赶去岳父母家。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第二顿年夜饭，向岳父岳母敬酒，祝他们健康长寿。饭后，岳母给外孙压岁钱，儿子礼貌地道谢，把钱叠好，放进贴身的衣兜里。

守岁烟花与家风传承

等我们回到父母家时，家人已经开始包饺子。儿子嚷着要自己包，小手抓起一大团馅就往皮里塞，饺子皮被撑得鼓鼓的，他却得意地举着“作品”给我们看：“你们看，我的饺子肚子最大！”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父亲提议：“孩子们，去院子里放烟花吧！”夜色中，烟花在院子里绽放，照亮了孩子们的笑脸，也照亮了整个院子。烟花放完，爷爷给他们发压岁钱，崭新的百元大钞被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

孩子们走后，我们围坐在桌前继续包饺子，电视里播放着春晚，屋里其乐融融。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有孩子了，培养好孩子是你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一定要把我们家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崇尚读书的家风传承下去。”

钟声敲响时的感慨与祈愿

回到自己家，儿子还在放剩下的烟花。看着他在楼下跑来跑去，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提着灯笼的自己。轮到我给儿子发红包，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压岁钱递到他手里，叮嘱他：“好好学习，听老师和爸爸妈妈的话。”他郑重地点点头，把红包放进抽屉，然后安然入睡。

我守在电视机前，看着春晚，等待新年的钟声。临近零点，我下楼点燃了三万响的鞭炮。在震耳欲聋的响声中，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送年”，送走过去一年的辛劳与不顺，把所有的烦恼都留在旧岁里。

天还没亮，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将我从睡梦中吵醒。我也下楼点燃了一挂鞭炮，院子里再次响起清脆的“噼啪”声，这是“迎年”，迎接新一年的希望与吉祥。初一早晨，我们一家都穿上新衣服、新鞋子。我们先到父母家拜年，送上祝福。饺子端上桌，门外鞭炮一响，大家开始吃饺子。有人吃到硬币，预示财源滚滚；有人吃到糖，寓意生活甜蜜。之后，我们又去给岳父岳母、外婆外公拜年，每到一家，都是笑声与祝福交织。

如今，生活水平更高了，旅游过年、网上拜年等新方式层出不穷。但每当我想起80年代末的那些春节，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时候的年味，是厨房里的煎炸声，是院子里的鞭炮声，是孩子们手中的烟花，是一家人围坐一桌的年夜饭，更是父母的叮嘱、长辈的红包和家风的传承。

80年代末，过年真好。那些美好的时光，像一张张老照片，被我珍藏在记忆深处。每当翻起，我都会轻声说一句：那年的年，真好。

梅兰竹菊（国画四条屏） 张朝阳 作

放慢你的脚步

王花龙

如果我说苏轼每天早上健跑五公里，你可相信？三国时期的名将陶侃，也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每天早上将100块砖搬到外面，晚上再搬回来，你是否有点惊讶？鼎鼎大名的陆游有个健身绝招，每日“仰天长啸”，你还继续相信吗？怎么以上的历史，与我们平时的感觉大相径庭？那我告诉你，以上皆为史实。苏轼轶事详载于致友人程正辅的书信“晨兴疾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宣通畅适。”陶侃事迹初见于《世说新语·德行》，《晋书·陶侃传》也有详细记载。而陆大诗人的“壮举”在其《示村医》一诗中可窥端倪。

细细思量下，我们会发现，这些文人名士绝非虚度光阴，而是在践行其生命哲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底蕴灿烂辉煌。儒家强调通过身体锻炼培养品德、锤炼意志，达到精神升华；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认为体育活动是修身养气的渠道，目的是凝炼元气，使肉体阴阳调和，让精神力量得到修养，进而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医家强调“形神合一”，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要顺应四时更迭，调饮食、养心神，练体魄。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哪家之言，都是对身体锻炼和精神修养的综合考量。先秦时期，五禽戏既锻炼形体，又追求形神共养。唐宋之时，重阳登高是当时流行的活动，人们在登高过程中赏秋景、畅秋志，不仅锻炼身体，还愉悦精神。所以说，我们的“万步有约”，不仅仅是身体机能的锻炼，更是对精神世界的涵养。

你我皆凡人，没有那么多的观众。放下你的隐形焦虑，放慢你的脚步，去感受人间正好。

日行万步，是一场人间烟火的邂逅。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大地，我们踏响万步有约的第一个足音，穿梭于市井街巷。老茶馆中，热气蒸腾，茶香弥漫，老人们围坐品茗闲谈，那份从容淡然尽显生活的温馨与宁静；街头巷尾，小贩叫卖声、孩童嬉笑声、车辆鸣笛声此起彼伏，交织成最质朴的市井交响；人们在市场里精挑细选、讨价还价，流淌着生活的温度。我们亦可悠然漫步于乡间小道，静享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感受微风的温柔轻抚、见证花朵的悄然绽放。行走间，或许忆起童年在田野间奔跑的无忧无虑、校园林荫道上与挚友分享秘密的时光。这些看似寻常却无比珍贵的瞬间，构成了幸福的底色。生活恰如一幅缓缓展开的诗意长卷，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心间清欢。正如苏轼所言——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

看夕阳西沉，观倦鸟归巢，秋水长天下，人生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步都在书写着自己的独特篇章。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在人间烟火的渲染下，用心去感受每一步的力量。